

果林裡的父女

文／sophia

3年前的1月1日，我在擁擠的台北市政府前撕破喉嚨跟著群眾倒數吶喊；2年前，我和心愛的男朋友在內湖河濱公園裡有抱著轉圈的激動；1年前，我在充滿歡愉氣氛的音樂酒吧狂歡；今年和我爸，在舉頭盡是黑壓壓的山裡頭。

這裡看得見城市裡燦爛的煙火嗎？
這裡聽得到城市裡快樂人們的喧嘩嗎？
這裡觸摸得到我失去已久的感動嗎？
答案，一片漆黑。

今晚的月亮打烊，更別說在冬夜裡應該出現的獵戶星座，怎麼現在我卻有著「昔為鴛與鴦，今為參與辰」的感嘆？

父親是個辛勤的農夫，他總是英挺的，剛直的，不輸年輕人。
他念的書不多，但他教會我的，比起書上多更多。他教會我聰明不要心機，自信而不過於驕傲，誠意而不過於矯情，落落大方而不縮頭畏尾，謙虛還有山谷般的寬容。

在果林裡，我問：「爸，你和哥兩個人忙不過來的，為什麼不請工人，或是把地租給別人，可以享享清福？」

「嚙人親像咱們這款惜地人，我不會放心！」

我知道這裡的每一棵樹，每一吋土地，和爸存在的是血液相連的脈絡，是承先啓後的使命，是職業軍人般的革命情感，即使它們總是雜亂地生長，超乎控制。

我可以理解父親的不捨，就連我種的綠豆芽死了，我都會難過，何況是父親養了二，三十年的樹。

「前幾天落霜（下雨），柑仔攏無效了。」看著掉了滿地的橘子，爸爸一臉愁容。

「所以我們要趕快把它摘下來賣啊！今天、明天我都陪你摘橘子！你看，你看，你再不摘，你的錢就掉下去了啦！」

我跑向前，撿起掉落的橘子，大喊著，把爸爸掉在地上的錢一個一個撿起來，5塊，10塊，20塊...

我知道這樣感覺有點笨，但是爸爸笑了。有什麼關係，在您面前，我一直都是個小孩子，不是嗎？

橘子樹是很難照顧的農作物，容易有蟲害，而且農藥無效。好吃的橘子樹並不是長在寬廣平坦的土地，而是在半山腰裡，很容易跌倒的山坡上；捉樹蟲！會咬死樹的害蟲不是長在樹上，而是需要往樹幹裡細心地找。身為農家子弟，不應該怕蟲的，而就是因為這個疼愛我的老爸，所以，到現在我還是個不只怕蟲，連蜘蛛網都怕的膽小鬼。

我長得矮，偏偏這些該死的橘子樹長得特別高。舉手，跳！再跳！使勁全力地跳！摘不到，算了，我放棄了。

「妳就親像這些生得水水的柑子，眼光嚟太高！」爸爸又笑了。

我知道爸爸的意思，的確，長得特別高的橘子，有充足的陽光，一個個又紅又大顆，伸手想摘，摘不到，試了幾次，放棄了。這是爸爸為我上的另一堂課，要懂得彎下腰，女孩子不能總是高不可攀。我懷疑爸昨天在看報紙的同時，根本就在監聽我和媽的對話。

兩天下來，腰酸背痛不打緊，腳還起水泡。需要吃什麼減肥藥？才兩天我就瘦了兩公斤。真想把過重的學妹和一直嚷嚷著要減肥的同事一股腦兒全捉來，隨車附贈鐵牛運功散。

天色暗了，相對這個應該拿著螢光棒在熱舞或狂歡的日子，我卻拿著橘子剪刀。整座山頭，我只看見父親那兩顆眼睛，就當作是金牛座的「牛眼星」吧！透過路燈照射，看起來閃閃的，好動人。回家的路上。

「爸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人家說，女兒是老爸上輩子的情人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所以你帶你的女朋友到山上剪橘子約會，足足兩天？」

「嗯…女孩子要學會吃苦！」

「所以，你的女朋友現在決定要跟你分手了。」

「哈…」爸爸就這麼笑著。

回台中了，這兩天，我聽媽的話，也當了爸的乖女兒。

是誰說那一天晚上沒有醉人的星星？

有的，就在我心裡。☺